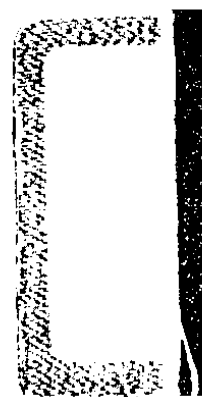


選文家作如



入



女作家文選

陳婉娥編



3 0663 4304 1



目次

前記

.....
一

概説

.....
一

文選

.....
三一
一



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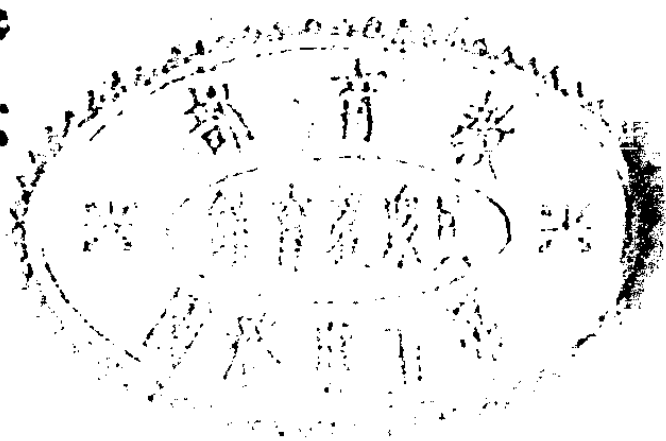
386

2

前記

我從前在學校裏讀書，專門喜歡研究文誥，不論議論文，記事文，哀祭文，又不論駢文，散文，都是很喜歡的，後來在中學畢業後，又入了文學專修科，對着文學，越發加增了研究的興味，長進了不少的知識，但是我又發生了一種感想，就是：『怎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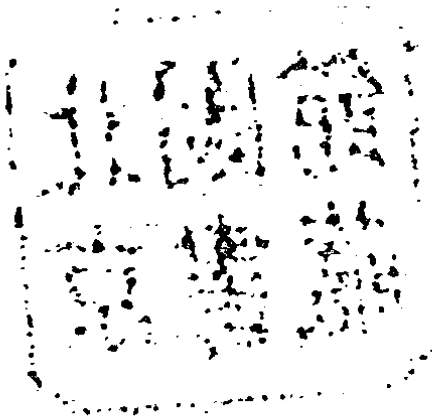


麼樣我們每天所研究的，只有男子的作品，沒有我們女子的作品呢？『從古以來，女子們拿文學來見稱的，也是不少：伏生傳經全賴女兒，班固作史成於小妹；後來似蔡琰，謝道韞等，也各各顯名當世；直到清代，也有不少的作家；怎樣她們的作品，我們竟不大多得呢？我一天去問教員；教員答道：『女子們的作品，聚合起來，雖也不少，但總是零碎的多，很不容易去搜羅。並且女子們的作品，總是有爲而發，非到萬不得已，總不肯輕易下筆的，所以也很少專集行世。因着這兩個原因，所以我們

天天研究的，大概是男作家的文章；女作家的文章，就難得見了。這並不是我們的重男輕女，實在是事實如此，無可爲力。』然而這位教員經着我這麼一問後，不到幾天，居然就選了幾篇女作家的文章；第一篇是劉令嫻的祭夫徐敬業文，第二篇是賀雙卿致趙闇叔書，第三篇是席佩蘭的消寒圖序；後來又選了幾篇，計共十多篇。我雖是不懂什麼文學的，但覺得女子的文詞，天然有一種芳芬悱惻的神態，悲哀處足以使人下淚，美麗處足以使人神往；比較着韓愈的什麼原道，歐陽修的什麼本論，

要婉轉得多。我從此以後，就專門研究婦女文學，凡是女子們所有的作品，不問他是議論，是序跋，是哀祭，是書牘，只要真正是女子的手筆，我總要搜羅起來，多多益善；到現在忽忽數年，也選了有二百多篇。前天有位廣益書局的編輯時希聖君，到我這裏，說要編輯一部女作家文藝小叢書，並招我幫忙，我雖平時很喜歡研究婦女文學，搜羅了不少東西，但也只一知半解，只可說在研究時代，不能說有什麼學問；不得已因將平時搜羅二百多篇女子作品，取精擷華，選出了廿分之一，約計五十篇；

還爲着「知人論世」起見，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加了一些兒小傳彙編成這一小冊女作家文選，充作女作家文藝小叢書的一種，說來真慚愧得很！至于編輯得精當，不精當？還要請大家指正。



(17)

概說

一 文字的功用

文字是一種符號，是代表語言的；語言出於人口，入於人耳，是不能夠隔地傳遞的，更不能夠保存着留待後人的；文字却不是這樣，可以行世，可以傳遠；左傳上說道：『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就



(南)

是這個道理。語言有講得好歹，文字也是這樣；好的文字，的確可以動人意志，發人感情，使得人忽而喜笑，忽而悲哀，竟不知其然而然的。劉彥和說道：『文之爲德大矣！玄黃雜色，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則；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所以文學能爲一種語言的代表，誠於中者，形之於外；凡喜，怒，哀，樂，一切性情，思想，皆可表顯在文

字的上面，曲曲折折，纖悉靡遺；近代文豪金天翮說道：『肺臟欲鳴，言詞始達；運之煙墨，波之毫素者；人心之美感，發於不自已者也。』從可知文字這件東西，完全要建築在美的基礎上，先把自己的性情，思想，態度，一一的借文字表顯出來，盤旋其詞，金磬其音，而一面再拿他文詞的美，打動別人的心，或是提起他的情緒，或是改換他的感情，或是變易他的思想；古人所說的『感風雨，泣鬼神；』文字的魔力，正是不小！

二 文藝的真實性

文字的魔力，既有這樣的巨大；那末凡是文字，都有這樣的功效嗎？然而感情入人最深的文字，不過寥寥幾十篇或幾百篇，這又什麼緣故呢？第一，凡其文字足以感動人心的，先要自己做這篇文字的人，有一種至誠惻怛，字字有淚，句句有血，才能夠博得人們的同情；第二，有了這種至誠惻怛，血淚俱有的寫在文字上，更須要的當巧妙，和易而不俗，質樸而不野；才能夠不使得人們討厭，越看越有味，越讀越神往。要是自己先是無病呻吟，並不是字字從心坎中挖出來，或華而不實，

或大而無當；那末在字句上儘管做得冠冕堂皇，全無一點能夠打動他人的心坎；所以與其讀韓愈的原道，不如讀韓愈的祭十二郎文；與其讀歐陽修的本論，不如讀歐陽修的瀟岡阡表；一則文辭雖美，正似鵲噪蛙鳴，和人全沒關係；一則句句從肺腑中露出，使人讀了，自然發生出一種同情心，不期然而然的爲他神往。所以最好的文字，在文藝上確有價值，足以當得起「真，美，善」三個字的；非至性至情的血淚文章，決計站立不住。本來文字自身是沒得價值的，他的價值，純從客觀上評判得來；反

過來講，就是拿讀的人對着文字上興味的厚薄來做文字價值高下的標準，興味厚的，就是文字好，興味薄的或是全然沒得興味的，就是文字不好。好不好的標準，並不在文字自身，全在讀的人興味的厚薄。怎樣可以引起人的興味呢？這全在做的人有沒有性靈？要是語語從血淚中出來，有至性至情，自然可以博得讀者的同情，引起很濃很深的興味；要是人言亦言，自己全沒一些兒真心真意，那末人們讀了，自然昏昏欲睡，全然沒得什麼興味了。從前有人說道：『讀李密的陳情表而不下淚的，決不是

孝子；讀諸葛亮的出師表而不動心的，決不是忠臣；』李密和諸葛亮，都不是拿文學見稱的，他們所做的一篇陳情表，一篇出師表，把古文家的眼光瞧起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然而因着他們做這兩篇東西，都從至性至情中出來，全沒一點兒虛偽的，所以能夠感動人到這樣的深。從前又有人說道：『歡娛之詞難爲，而愁苦之聲易工；』其實愁苦之聲，亦並不易工；不過愁苦之聲，大都是從血淚中出來，所以處處能夠動人心脾，博得無數的同情；要是歡娛之詞，或是無謂的應酬，或是虛浮而不

實，全然顯不出什麼真性情，真思想；所以讀的人也沒有什麼興味，覺得不好了。

三 女子的文藝

文字的好歹，全在有沒有血性；那末富有感情的人，所做的文字，總是比較着感情濃厚一些，容易引起讀者的同情，爲着他歌詠贊歎。富有感情的人，拿心理學來講，當然要推女子。所以女子們的作品，總是感情很濃厚，博得人們贊美，在文藝上當得起「真，美，善」三個字。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好是好了，但比較着劉令嫺的祭夫徐敬業文，總是

覺得有些兒遜色；這就是女子感情比男子濃厚的緣故，所以做出來的文字，女子的也容易引起人們的同情心。柳宗元的與許京兆孟容書，與楊京兆憑書，在尺牘中可算是上上等了，因為着是血性文章的緣故，然而比較着崔鶯鶯的與元微之書，卽又遠不如了；這更可以見得真有血性的文字，真足以表顯自己性情思想的文字，真足以引起讀者興味，有深厚的同情心的文字，真在文藝上當得起「真美善」三個字價值的文字，真可以更換讀者感情和思想的文字，無論怎樣，總是要本來富有感情的女子，才

能夠做出了。我再舉一個例，我們讀毛詩，到底喜歡雅頌的呢？還是喜歡國風的呢？就拿國風來講，到底要讀無衣，蟋蟀一類的呢？還是要讀卷耳，谷風一類的呢？這就是女子們的作品遠勝男子們作品的一個絕好憑據。

四 女子文藝的價值

我國從來講文章的，總是抱定一個今不如古，並一致推崇漢代，說什麼「淵懿而淳厚」，什麼「雍容而愉夷」，什麼「精覈而明辨」，「贊賞得無微不至」；然而拿文藝上的眼光來瞧，漢代的文章，雖很淵懿

樸茂，然很少言情言性的作品；議論文和記事文，還有相當的價值，要是言情言性的文字，簡直百篇裏面揀不出一篇。魏晉以後，文章日趨華麗，且漸漸趨向言情的方面，言情的文章，很是不少；但大多浮而不實，且多故意作態，表面上儘管說得怎樣怎樣，其實毫沒有什麼血性，所以在文藝，真個當得起「真美善」三個字的，也不多見。據我所見的，漢代的言情文章，在男子們中實百無一二，比較着有至情至性的，還可算我們女子班昭的一篇代兄班超乞病疏，字字都從心坎裏發出，孝悌的心，油然

顯於紙上。魏晉以下，講到有血性的文字，在男子方面，也是很少，還是我們的女子，或者有幾篇可以算得有真性情，有真藝術。這不是我過分的話，實在是不虛的。原來女子本富有感情，一顰一笑，都足博人們的同情；所以不做文字則已，要是提筆做起來，一定是有爲而發，並且是出於萬不得已；既不爲什麼名，也不爲什麼利，完全發洩他的思想，或是安慰自己的痛苦；所以所做的文字，都是至誠惻怛，很足使得人們發生同情心，諷詠嗟歎，覺得愛不忍釋。就把歷史上的事實來講，漢文帝因

着緹縈一書，就毅然把肉刑廢除；要是緹縈的文字，毫不足以動人，恐怕漢文帝儘管仁心仁術，決不肯輕輕爲着一個女子，就把祖宗的成法變更罷。所以我們就把這一件事來觀察，也便足知道至情至性的文章，十之九是我們女子的作品。

孔丘道：『辭，達而已矣；』足見言語所以達志，文字所以達言語。毛詩序上說得好：『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這雖是單指着詩，然而文字也可包括在內。我人執筆作文，究竟爲着什麼？猶之乎

和人言語，要是談了一天半天，一句真心話沒得，專門談些無謂的話，或是空文應酬，或是不關痛痒；不要講聽的人毫不動心，全沒得什麼感覺；就是自己說的人，也是話到那裏是那裏，決沒有什麼感覺。做文章也是這樣，什麼史論呀，什麼壽序呀，做了洋洋幾千字或數萬字，一字都不關痛痒，這還成什麼文章；不要講讀的人毫沒有什麼興味，如同嚼蠟；就是自己做了給自己讀，也不免要啞然失笑。這是怎麼呢？就是沒有真性情，沒有真思想，心中並沒有什麼不得已，爲着求名求利起見，

勉強敷衍，鉅釘瑣碎，拉雜成文，既不是達意，又不是表情，完全說些不相干的話；所以文詞或者很豐富，很整齊，很淵懿樸茂；而在文藝上簡直沒得一毫價值。我們中國女子素來被男子們壓迫着，束縛着，抱定「無才便是德」的主義；所以女子們中儘管有不少人文學斐然，苟非萬不得已，決不願輕意使人們知道，總是深閉固拒，諱莫如深；因之不發表則已，發表出來，總是出於萬不得已，字字都從心地中發出，簡直不知道是淚是血；既然字字都有血性，那末人們讀了，當然要引起無限的同情，

贊美而不能自己；他的價值，也非常的高，在文藝上足以當得起「真美善」三個字。

五 女子文藝的發達

從前人有句話，叫：「文以載道」；在古人說這句話的時候，或者是有爲而發，並且古人對着這個「道」字，很有許多解釋，範圍很是廣大，並不似後人的狹；那一般迂儒，不懂得這個道理，並不明自古人的用意，處處要裝出道學先生面目，一動筆就說什麼「聖道」，「名教」，好似除了這些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講；又好似做文章的原則，就在這一些

兒上，除却了這些，就不應該再下筆做文章；這不要講顯然違背孔丘「辭達而已矣」的話。並且也絲毫不曾懂得文藝。文字本是代表言語的工具，有了性情然後有言語，有了言語然後有文字。要是說：『除了載道外，不應該做什麼文字，』那末除了載道外，也不應該有什麼言語了；這不是大大的一個笑話嗎！所以文字的可貴，第一在能夠達意，凡是心中所要發出來的，一一可以筆之於書，絲毫不失本相；第二在能夠肫摯，凡是所做的文字，總要句句從心血中出來，不要有一毫的做作；有了這兩層，

然後再拿他優美的文詞，感發他人。原來人類的性質，大致是相同的，我有這層心思，別人也有這層心思，所以人類多富有同情心；我做的文字，苟其合着上面所說的兩條件，懇切肫摯，那末別人瞧了也會自然而然的引起同情心。不單這樣，人類的思想，大致相同，所處的環境，也無甚差異；能文的人，不單能夠發表他自己的性情，思想；還能夠發表他人的性情思想；人人心中所欲言，人人口中所欲言道，而人人筆下不能道；能文的人，往往能夠代表無數的人表顯他們心中所欲言口所欲言道的，喜

笑處可以使得人破涕，悲哀處可以使得人下淚。所以在文藝上真真有價值，當得起「真美善」三個字的，並不是載道之文，正是這種言情的文。宋儒的語錄，非不璞實，六朝人的文章，非不華麗；然人們讀了，毫不動心，甚至弄得昏昏欲睡，就正是這個緣故。所以文字的價值，不在文字自身，却在能不能引起讀者的興味。這種能夠引起人們興味的文字，在男子們中，固然不能說他沒有，似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就是最最著名的；然而比較着我們女子，總是少數；我們試讀班昭的代兄班

超乞病疏，劉令嫻的祭夫徐敬業文，以及崔鶯鶯賀雙卿，陳雲貞，楊四娘的各種書牘，何一不情深文深，令人不待讀畢，就爲之動容，甚至爲之下淚；這就可見得女子們富有感情，他們寫出來的，字字都從至情至性中挖出，並沒有一點兒虛僞，也沒有一點兒做作；所以一經人們讀了，油然想着自己的身世，或是起惻隱之心，或是抱同病相憐，不期然而然的發生無數悵觸。有人說：『我國婦女文學不發達；』實則我國的婦女文學，正是光燄萬丈，感人得深，流傳得廣，也不下於男子；不過因着時代

關係，環境關係，比較上好似人們不很注重罷了。

六 文章的體裁

我現在再要講一講文章的體裁了。在古代發語成文，本來沒有什麼體裁的；就是一般學者，出來著書立說，也不過發揮他的學說，宣佈他的意見，表顯他的思想，並沒有什麼體裁的。到後來文過於質，就有一班人搜集古人的短篇文字，彙集起來，還要分門別類，什麼叫論，什麼叫賦，把他體裁近似的，併合在一塊兒；於是才有體裁的發生。做這種工作的，第一個要算蕭統的文選，把秦漢以

來直到梁代爲止，各種短篇的文字，分立了門類，彙集一處；其後繼起的，有姚鉉的唐文粹，呂祖謙的宋文鑑，蘇天爵的元文類，程敏政的明文衡，姚椿的清文錄，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其中各人的分類，要算蕭統最精；但那時文章還少，有許多在那時代還是沒有的；並且文選裏面所選的文字，韻文太多，散文太少，因着時代關係，環境關係，所選的散文，不及韻文的三分之一；所以在現代人眼光中瞧起來，覺得有些兒不很精當。最最分別得詳細的，要算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把一切文字，除却韻

文外，分做十三類：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這種分類，也算精細確當了。但據我瞧起來，還有兩種毛病：一種是太重古文，把一切韻文，全然不睬；一種是分別得太煩，有許多地方，可以併合在一塊兒；所以要嚴格講起來，還是不能算十分完善。講到辨論文字體裁的書籍，最古的有黃初的典論，摯虞的流別；然約而不詳，不足以算做一個著名。最最被後人稱道的，要算任昉的文章緣起，劉勰的文心雕龍；都是專們講求文字體裁

的。劉勰的文心雕龍不單分析文字的體裁很精，更且詳舉他的起源，詳論他的作法，可以算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部名著。凡是要懂得文字體裁和作法的，都不可不奉這部書做圭臬。文心雕龍以後，仿效着他做的，有王應麟的詞學指南，有吳訥的文章辨體，有徐師曾的文章辨體；對着文字的體裁，講得也都很詳細。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在每種門類的前面，必先做一段東西，說明這類的起源；雖着墨不多，寥寥數語；然很簡潔明淨，可以使人一望而知；比較着王應麟，吳訥，徐師曾等一般人，絲

毫沒有愧色。此外對着文字發表評論的，更有陸機的文賦，蘇伯衡的空同子誓說；對着文字的體裁和結構，也都有見到的地方，可以補文心雕龍等的不足。

我國女子，向來是內言不出的，所以女子絕對不許有政治活動，歷史上所見的，只有一位漢代的呂后，和唐代的武后；他們倆的文學，在史上很少見過，並且皇帝照例自己不做文字的，凡是皇帝所下的詔書策令，都是文學侍從之臣代筆的；所以他們倆雖是身踐帝祚，文字却很少流傳；只有漢代幾

個后妃，倒還有些詔令。又女子照例不許干預外事的，不和男子們接觸的，不許妄論是非的；所以我的女子文學裏面，要尋出許多的作品，似男子們的豐富，很是困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把文字分做十三類，然在女子方面，有幾類却是永遠指不到的；這不是女子們作品的特少，實在是時代關係，環境關係，使得他們不能夠發展；然而在這種時代和環境的底下，還居然有不少的才女，出來和男子們相抗，在量的方面固然不免有些愧色，在質的方面，也算很不容易的事了。並且就把量來講，在這

種時代和環境的底下，居然也有這些作品，流傳到後代，也稱得難能而可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是我國一般人素所主張的；「內言不出於壺，外言不入於壺，」又是我國人素所尊重的；在這情勢的底下，女子們也不應該再有什麼文字了；現在竟居然有這些女作家，拿他流利疎暢的文字，來表現他宛轉惻怛的性情，旖旎風流的思想，在文藝上卓樹一幟，或是供後人的憑弔，或是起後人的景仰，或是博後人的贊歎；他魄力的偉大，藝術的高超，正是萬萬非男子們所能夠及了。所以拿質來

講，固然可以高過男子們；就拿量來講，也不便再說聲慚愧了。

七 本書選材的標準

我最後還要敘一敘本書的體例和取材了。依照姚鼎古文辭類纂的分類，計有十三門；但女子的作品，大都偏重在言情方面，凡無謂的論辨，酬酢的贈序，空泛的辭賦，諛墓的碑誌，滿面道學的箴銘，替大人先生作起居注的傳狀，代天宣化的詔令；在女子文學裏面，很是少見的。女子文學中最多的，要算尺牘，幾幾乎要占到十分之九；所以我

在這本女作家文選裏面，所選的作品，要算書牘是最多，餘外不過一鱗一爪罷了。我又最最痛恨假仁假義，凡是言不由衷的，無論他說得怎麼堂樣皇正大，我總認為沒有血性的作品，引不起人們深厚的興味，在文藝上就算不得什麼價值；所以我現在所選的女子作品，不問他意思怎樣，詞句怎樣，人品怎樣；只要有至情至性，的確是代表他的性情，思想，可以感發讀者的情緒，引起讀者的同情，甚至可以更換讀者的性質和思想，博得人破涕或下淚的；總是一體選入。蓋完全根據著文藝上「真美善」

的旨趣 來選錄作品；只問他有沒有血性，並不問其他。孔丘刪詩，不廢鄭，衛，也就是這個道理。

文選

請贖父刑疏

緹 綰

緹綰，姓淳于。父意做齊太倉令，有罪當刑，繫獄在長安。緹綰很自悲傷，上書請贖父刑。漢文帝哀憐他的意思，不但把淳于意宣告沒罪，還下令免除了肉刑。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訟冤疏

許皇后

許皇后，漢成帝的后，因祝詛事被廢。成帝因數有災異，用劉向谷永等的話，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后就上道疏。

妾誇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滂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君法，踰越

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乃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與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書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

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惟陛下省察。官吏伎很，必欲自勝，幸妾尙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祀

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預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故事：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索見言之。惟陛下深察焉。

上成帝箋

趙皇后

趙皇后，名飛燕，長安民家女。入宮後初封婕妤，不久就做皇后。這箋是有孕後上給成帝的。

臣妾久備掖廷，先承幸御，遣賜上號，積有歲時。近因私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私宴，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入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聽自真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審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吟賀。謹此以聞。

不封外戚詔

馬皇后

馬皇后，顯宗的皇后，馬援女兒。後肅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后博學能文，自撰顯宗起居注。建初元年，要封諸舅爵；后不許。明年，天天旱，人多歸罪於不封外戚，奏請依舊典舉行；后因下這詔解釋。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恣橫，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

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天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賜周馥貴人策

鄧皇后

鄧皇后，鄧禹的孫女，鄧訓的女兒，和帝的后。和帝死，長子有病，迎立殤帝，尊后爲皇太后；把宮人二齊放歸園中，不許居掖廷班，這策是賜給周馥貴人，借以安慰他們的。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列等，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采飾輅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代兄超乞病疏

班 昭

班昭，班彪的女兒，班固班超的妹子，嫁曹世叔，世號曹大家，字惠班。昭學問很博，代兄固續成漢書，更作女誡七篇。這疏是代兄班超乞病歸家的，文辭很哀感；帝感他的話，竟召超還。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爵列通侯。超之始出，志捐軀命；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相隨士卒，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

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自訟疏

梁 嬪

梁嬪，梁竦的女兒，樊調的妻，章帝梁貴人的姊姊。梁貴人生子後，竇后恐怕被廢，因想法陷害梁貴人。和兄

弟竇憲密謀，誣告梁竦。章帝因把梁竦殺害，全家放逐。後來章帝死，和帝卽位，梁嬃因從民間上書自訟；和帝感悟，把梁氏全家召還，並封梁棠爲列侯。

嬃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旣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

卽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傷悼。妾父旣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答失秦嘉書

徐 淑

徐淑，秦嘉的妻。秦出門做官，淑因着害病，不能同去；秦寄書給他，並附明鏡，寶釵，芳香，素琴四物；淑就寄這封書答他。

旣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願慙慙，出於非望。

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亦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相彷彿；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囑以明鏡鑑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與楊修母書

卞夫人

卞夫人，瑯琊人，曹操的妻。曹操殺楊修後，卞夫人寄

書給修母。

貴門不遺，賢郎輔位，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履勤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不之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細微，以達往意。望爲采納。

答卞夫人書

楊夫人

楊夫人，姓袁，是袁術的妹子，楊彪的妻，楊修的母。

修被殺後，卞夫人寄書給他；這就是答書。

路歧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濟匡天下，遐邇以甯；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

宜荷受，輒付往信。

寡婦賦

丁虞妻

丁虞，字敬禮，有文才，被曹丕所殺。妻很自悲哀，做這篇寡婦賦。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絲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卻掃，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帷，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亶亶而西

墜；鷄歛翼以登棲，鵲分散以赴肄；還空床以下帷，拂衾稠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彷彿；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以不留，將遷靈而大行；駕龍輶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求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淒淒而夜降，水滿滿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樞；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於幽冥！

筆陣圖記

衛 鑠

衛鑠，字茂漪，李矩的妻。歷代第一大書家，稱衛夫人。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鈎。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尙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原者少，闇於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才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感通靈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

並作其形容列事如左：以貽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其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强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焦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墨，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

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颻灑落如艸章，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

離思賦

左芬

左芬，左思的妹子，晉武帝封他爲修儀，後升貴嬪。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畫圖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貧賤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艸芳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秦之切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曖曖而無光兮，氣冽冽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深夜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

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乎盈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

諭羣公手詔

褚皇后

褚皇后，褚褒的女兒，晉康帝的后。在穆帝孝武帝時，

都用太后名義，臨朝稱制。這詔書是歸政後諭羣下的。

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旣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旣備有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逆叛，豺虎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

與從弟孝徵書

孫 瓊

孫瓊，晉代松陽令鈕涓的母，有集二卷。孝徵不詳或，

是孫瓊的從弟。瓊喜歡養鶴，孝徵寄書戒他，並引衛懿

公來做證據。瓊不服，就寄這書回答他。

省爾譏我以養鶴，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敢。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來，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卽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著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答夫許邁書

孫氏

孫氏，句容人，許邁的妻。許邁好道，要想出家修仙，叫妻同家，並寄書給妻，斷絕夫婦關係。道書是孫氏答覆他的。

愚下不才，侍執巾櫛，榮華福祿，相與共之。如何君子駕其大義，輕見斥逐？雖以此處遐曠，非婦人所便；昔梁生涉嶺，孟光是攜，蕭史登台，秦女不舍，衛人修義，夫妻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遯之舉者？許君乖離矣！

答舅母書

陳氏

陳氏，劉臻的妻。長文學，曾做元日獻椒花頌，著名當

世。這是死了兩弟和兩姊後，致舅母的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宏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偉方冲幼，過庭莫問，各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旣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並天滅年。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天於始立。崇基隕於一簣！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

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記。窮悼中官，情馳難處。

上劉聰疏

劉娥

劉娥，北漢劉聰的后，劉殷的女兒，字麗華。劉聰對他很是寵愛，要造一鸚鵡儀殿，叫他居住；廷尉陳元達切諫；劉聰大怒，要把陳元達殺害；劉娥私命左右停刑，並上疏諫阻。因赦元達，更罷鸚鵡儀殿。

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鸚鵡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尤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

下忿闇主拒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怒，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事巾櫛？請歸死北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

諫伐晉疏

張氏

張氏，苻堅的妃子。苻堅要起兵伐晉，羣臣切諫，一概不聽；張氏也上疏勸停止興兵。後來苻堅被晉兵敗後，

張氏自殺。

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察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鳴者宮室必

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
嗥，衆鷄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
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

乞歸王氏表

劉英媛

劉英媛，南宋公主，太祖第六女，嫁王藻。英媛性妬，
因藻別有所愛，就報告給廢帝，把藻殺死，並和王氏離
婚。後到太宗時，英媛又上表乞仍歸王氏；這表就是。

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弘庭囂戾，致此分
離。今臥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惟在一
子，契闊荼炭，特兼憐愍；否泰榮枯，繫以爲命。

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遷縶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鑒妾丹衷。若賜使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憲典，敢緣恩釁，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嫻

劉令嫻，劉孝標的妹子，夫徐悱，字敬業。敬業死在長

安，還喪到家，令嫻做這篇祭文。

惟君德咸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

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旣肇，判合始分，
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舉，內佐無聞。幸移
蓬性，頗習蘭熏。或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
驗，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霞凋夏綠；躬奉正衾，
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
雖殊，親情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
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
且思樓中；薄游未返，尙比飛蓬；如當永訣，永痛
無窮！百年幾何，泉穴方同！

與夫王肅書

謝氏

謝氏，江南人，嫁王肅。後王肅回到魏，做尙書令，又

娶魏公主爲妻；謝氏入道爲尼，寄書給肅。

妾以陋姿，獲侍巾櫛，結褵之後，心協琴瑟；每從刺繡之餘，間及詩歌之事，煮鳳嘴以聯吟，燕龍涎而弔古。當此之時，君懷金石之貞，妾慕松筠之節；雖菡萏之並蒂，比翼之雙飛；未足方其情誼也。頃緣讒隙之生，遠適異國。猶憶臨歧分袂，言與淚零，親戚送者，皆爲感歎。嗚呼！歲月易遷，山川間隔，君留薊北，妾在江南，鴻帛杳然，魚書不至；言念及此，未嘗不顧影徘徊，泣數行下也。

邇年以來，益情復懷怳惚，鏡台寂寞；披覽往牒，見畫眉之勝事，則膏沐無光；想舉案之休風，則珍羞不旨；閱未終篇，廢書長想。春花空豔，秋月徒圓，子規時助其哀，寒蛩亦增其戚；秦嘉，徐淑，豈伊異人！妾之薄命，一至於斯！前者北使至南，聞君爵列尙書，聯姻帝室。夫尙書爲喉舌之司，典領樞機，參贊庶務，銀章，紫綬，焜耀一時；况以蕭史之才名，配弄玉之芳姿，或攜手於花前，或彈琴於月下；迴視牛衣對泣之日，不啻人間天上。獨可歎者：既有絲麻，遂棄菅蒯，糟糠之妻，白首飲

恨；使宋宏高義，專美千秋。妻獨何心，能不悲哉！嗚呼已矣！衰秋蒲柳，倍加憔悴，昔日纏綿，總成幻影；感連理之分枝，悼盛衰之變態；晨鐘一叩，萬境皆空。自茲而往，妾惟繡佛長齋，參稽三乘，借菩提之楊枝，洗鉛筆之繁豔；豈更盼鸞鵲於水中，望鴛鴦於塘上乎！但念機上之絲，本爲箔上之蠶，雖云得絡，詎屬無情？況修途困頓，達人所憐，不敢望寶滔之迎，庶少鑑若蘭之志；得假片刻，以罄鄙懷；妾之願也。惟君圖之。

與宇文護書

閻姬

閻姬，北周宇文護的母。宇文護向齊稱兵，齊敗；後相約結和，並許把閻姬送回。這書是在送回前寄的，並附護小時所著錦袍一襲，以爲表識。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遭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歿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肌纏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乾干，汝嫂劉新婦摩

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勸飲食，幸多無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又聽先後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

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吾。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遣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時汝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最

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拉亡歲，賀蘭阿斗泥立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急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途，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艸・木，母子

相依；有吾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或者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富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多年隔絕，書依常

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賜少林寺僧書

武則天

武則天，唐高宗時，初封才人，就升皇后。高宗死後，初立中宗，繼立睿宗，最後竟自立爲皇帝，改國號曰周。在位十六年，因病被張柬之等稱兵入宮，復立中宗。這封書還是則天做才人時寄的。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徑行，想當休愈。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鸞巖，觀寶塔以徘徊，覩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尙未畢

功，一見悲驚，萬感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祜，鎮切煢懷，每屆秋期，倍軫摧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惟託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賫金絹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卽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煢迷之緒。略書示意，指不多云。

爲夫謝罪表

溫氏

溫氏，李邕的妻。因邕犯賊罪，被逮下獄，發放遠方。

妻溫氏上表謝罪，願投效軍前，以自贖罪。

邕效職不謹，狀涉貪婪，逼迫囹圄，獲罪以聞；誠宜不待刑書，便當隕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地寬遠，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竄荒外；再造之幸，上答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譽，疾惡如仇；往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劾武三思之罪；坐此爲累，不容於衆。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迹朝端，不見闕

庭，何啻十載；歲時凝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遊近境，普遵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禮屢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效。妾聞正直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勘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援寡，邪黨相趨，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奄息，惟命

是聽。遣邕手書，事生吏口，貸百姓蠶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令作賊私；吏以爲能寄此加罪。當時國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爲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投骨炎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願邕充一卒之用，效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土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妾則碎骨粉身，萬死爲足。妾夫婦義重，常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倘天光垂照，卽當隕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

訓子崔元暉戒

盧氏

盧氏，崔元暉母。元暉在外做官，盧氏寄給這封書訓誡他。

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一貧乏不自存，』此好消息也！若資貸充足，裘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事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爲喜。但出乎祿廩，可矣；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汝今爲吏，不務清潔，無以戴天，覆地。宜識吾意！

答元微之書

崔鶯鶯

崔鶯鶯，元微之的表妹，與微之發生戀愛。後微之赴長安應徵，久不回來，只寄他一封書，且有棄絕的樣子；

鶯鶯因便答他這書，表示意思。

捧覽來簡，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

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方；致耀首膏沐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譁誼之下，或勉爲笑語；間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每多叙感咽

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荐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託。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歿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如或違十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情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

妾爲深念！

曹因墓誌銘

周氏

周氏，曹因的妻。曹因死，周氏爲他做墓誌銘。婦女做墓誌銘的，四千年來只此一人。

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爲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

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七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誼之不可忘，故爲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

乞許普贊請和表

奴奴

奴奴，就是金城公主，出嫁吐蕃。這是在吐蕃，上表給唐憲宗乞許吐蕃請和的。

季夏極熱，伏維皇帝兄御膳勝常。奴奴甚平安，願皇帝兄勿憂。此間宰相向奴奴道：『普贊甚欲得和好，亦宜親署誓文。』往者皇帝兄不許親署

誓文；奴奴降蕃，事緣和好；今乃騷動，實將不安和好。矜憐奴奴遠在他國，皇帝兄親署誓文，亦非常事；即得兩國久安長穩。伏惟念之。

牛應貞傳

宋若昭

宋若昭，唐代宮人。姊妹五人，俱有才名，若昭更是出衆。牛應貞，也是一個女子。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應源。少而聰慧，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氏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一惠公元妃孟

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第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初，應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也。

金石錄後序

李清照

李清照，字易安，李格非的女兒，嫁宰相趙挺之的兒子趙明誠。清照長於文學，做的詞更佳，歷代來無出他上。

予於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米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

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校勘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否則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

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尙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灰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

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巋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乃之台，之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嵎縣。庚戌，官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華靜治堂，裝

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乞代夫囚疏

張氏

張氏，明代沈束的妻。束被嚴嵩所害，判令下獄；妻張氏上疏請代。

臣夫禮科飭事中沈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常萬死。宥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徑今一

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零丁，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竊觀聖朝仁恩廣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頻連，自遭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

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

請代夫死疏

張氏

張氏，明代直臣楊繼盛的妻。楊繼盛彈劾姦臣嚴嵩十大罪五姦，奉旨杖百下獄，並移刑部定罪。楊入獄後，被掠無算，周身皮肉打盡，慘不忍觀。後因張經一奏請正法，嵩料帝必殺這人，因把楊繼盛名一同列入；就奉旨批准。繼盛妻張氏得報後，上疏請代夫死。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德，思圖報效，或中夜起坐，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冒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肉臀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嚙汚，日夜籠籬，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賜

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納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貽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旨，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將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

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卸結無既矣。

古今女史序

梁小玉

梁小玉，武林人。七歲就會做詩，著有古今女史，嫻環集。這篇序是在古今女史上的。

批風，抹月，鼎呂屬於騷壇，袁正，鉞邪，刀球歸於椽筆。余，女子也，僭定石渠，無逃越俎，纂修彤管，或免曠官；二十一史有全書，而女史闕焉，掛一漏百，拾大遺纖，飄零紙上之芳魂，冷落閨中之玉牒。是以旁撫羣書，釐爲八史，顯幽悉闡，鴻細僉收；亦杏匳之水鏡，淑媛之志林也。一

外史：夫仙風，道骨，女流正不乏人，霞佩，瑤裙，根器多能度世，故練形蛻去，標塵外之煙姿，持鉢皈依，印法中之正果，直毛女麻姑已哉！二國史：夫媧皇鍊石補空，重新世界，金輪河魁運手，焯赫寰區，代有聖神，制多媾政，千秋生色，萬姓式靈，亦笄黛之義軒，珮環之姚似也。三隱史：夫煙霞結草，恥嗅羣羶，籬薛爲衣，生憎俗膩，如接輿婦，於陵妻，累累可數，間貪子針砭，廉夫鼓吹，雲中白鶴，天半霞露，不令巢由傲色，園綺占馨矣。四烈史：夫剛腸所激，何難捐脰明心，正氣

常轟，亦可全生矢節，嘗橫襟而覽，擊節而歎，何烈女之多奇也！從容慷慨，各呈夷峭之標，玉瑩霜嚴，俱現孤貞之致，獨睢陽齒，常山舌，子卿旄節已乎。五才史：夫無才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情之論。乃如巧心濬發，藻思飈飛，著作勒丹青，結撰潤金玉，獨照之匠，大雅之宗，千秋，大家，惠姬輩，未易彈指也。六韻史：夫名姬高翥，多戛玉之鴻篇，仇女幽棲，剩敦金之秀句，冷堪捧腹，淒欲斷腸；汰其繁蕪，茹其精液，傾崑取琰，倒海探珠；詩窮甯獨男子耶？七豔史：

夫苧蘿村中，驚琪花之絕代；芙蓉城上，咤異采之如神。是靈氣所蜿蜒，江山所勃率，望而魄落，見而魂褫。就令叔寶璧人，平叔粉郎；並立西子，玉真間，恐消滅無色也。八誠史：夫桑間，濮上，應廁關雎；冶女，淫風，可砥芳潔。婦人之駘軟失檢者，豈少哉？人生於情，而節乃導情，誰能無欲，而損欲勝多欲；摘爲女戒，是慾火坑中清涼散也。噫，世有知我者，其目余爲女董狐。

與趙闇叔書

賀雙卿

賀雙卿，清代女子。夫業農，凶悍非常，雙卿百般忍

受，絕不相較。史梧岡西青散記，敘雙卿事很詳，並把雙卿的文，詩，詞，大概採入。這封書是雙卿寄給文

學友趙開叔的。

夕陽輾轉，甘塗蘭岑，暮雨丁甯，昔沾菰浦，
氤氳未斷，自衍殘魂，翦翦難禁，尙支微力 髻方
梳而遽挽，衣臨浣而聊穿，百舌素能言，罵海棠
而變啞，子規原善笑，哭芳草以成癡，病餘之午
倦如綿，夢裏之曉寒似水，情倉豔庫，領鎖鑰於東
皇，媚檄嬌籤，勒胭脂於西子。褰英，貶蓴，且修
芍藥春秋，降葉，升枝，漫擬牡丹封誥。鴛慚繡

枕，麝畏沾衾。香滿花心，紅情愈緊，愁堆柳眼，
綠意偏鬆。欲語憐聲，未忍輕穿俗耳，將行惜影，
可拚略印凡身。燕披黯淡之衣，重逢依舊，蝶護淒
涼之粉，細驗還新。綵雲締五色姻緣，白玉結連環
恩愛。餽淚痕於香頰，舌洗相思，摩汗澤於酥胸，
腕醫心痛，仙响一字，勝懷不夜之珠，月姊千齡，
敢竊長生之藥。捧珊瑚而架筆，豈羨徐陵，進玳瑁
以裝書，何知逸少！願抒幽韻，懇駐清輝，采采終
朝，不盈一掬，踏青半晌，誰惜雙卿！

寄陳郎書

黃瓊蘭

黃瓊蘭，廣西人，陳姓婢女。有陳舒塢很是羨慕他，託人議娶他做妾，已彼此定局；不料後來陳舒塢回家後，忽然變故，音信杳然。瓊蘭因便寄這書給陳。

妾本青衣，薄施紅粉，前憑月老，得遇玉郎，兩日趨陪，愧寸衷之莫違，百年締好，寄尺素以微傳。想郎乃穎州名士，素讀詩書。在妾亦江夏遺嬰，頗知禮儀。雖鬻身於繡閣，當矢十年不字之貞，既屬意於朱門，益凜一夫不事之義。三生石上，早結良緣，百劫塵中，遂成夙契。一言甫定，雙璧欣投，郎意已堅，妾心亦慰；視紅拂之私奔，

勝之遠矣，比綠珠之厚幣，誠何讓焉。所可慮者，夫人鮮樛木之恩，小心安賦？猶可冀者，君子有關雎之化，江汜堪歌。伏乞垂憐弱質，不難指天日以盟，抑或背異前言，亦惟與鏡釵俱碎。夜如何其，空聽鷄聲以不寐，歲聿云暮，翹瞻馬首以難回。妾淚如珠，溼紅箋於此日，郎門似海，駕烏鵲兮何時。昔曾晤自尊前，漫詡空羣之驥，今豈置之爨下，莫收焦尾之桐。敬致雁書，思諧魚水，倘納琴瑟，願抱衾綢。郎謂：如何？妾言不盡。

與某書

楊四娘

楊四娘，武昌名妓。有某和他很要好，議定嫁娶；不料某去後，消息沉沉，毫無音信；四娘大悲憤，特寫遺書

寄給他。

竊妾以風塵賤質，貌乏傾城，謬蒙不棄采封，得荐枕席。武昌三楊，摯誼千重。酌酒則銀燭再更，談心則晨雞疊唱；錦枕芙蓉，終宵並蒂，繡衾鴛鳳，每夜雙飛。而且諗青樓之誤墮，代爲附膺，憐苦口之無邊，每思援手。妾也何人，知遇得此！銘心刻骨，沒齒難忘。茲以公冗勿佩，返月登程，不別見牽衣之慘，留書表鍾愛之深；聞信心酸，捧

箋淚落。前此襟江上下，旋旆猶曰有期；今者蓮幕攸棲，握手占於何日？江風浩浩，江水湯湯，白雲渺渺，野樹茫茫；日月含愁，川原凝怨，心非草木，情何以堪！至垂問南歸之事，尤爲腸斷！憶妾家本清白，誤適匪流，被誘來斯，遂爾賣笑；含羞，冒恥，氣阻，神傷，兼以命薄如蠶，囊空如洗，而孽夫不諒，猶負氣反目，逼我言歸。顧路柳牆花，鄉里鄙焉。敗節之婦，尙有面目，對邗江姊妹乎？轉輾熟思，原不難以白綾半幅，了我殘生；奈七旬老母，五歲文童，一死俱死，一存皆存；計惟

假作歡同登顏，歸軸；俟里門相近，躍入中流，魚鼈爲棺，蛟龍爲槨，潤城之萬頃千波，賤妾之一坏三尺。嗟乎痛哉！生爲薄命之人，死爲啣怨之鬼，長與貴人，生死辭矣！惟是知己未酹，此靈不泯。他日錦帆南下，揚子江頭，倘猶念武昌城北，交頸情深；爲大呼曰：『楊四！陰魂隨我歸去！』當有旋風一縷，起於舟前，依君懷而不散者，此卽妾之靈也，此正妾所盼也。嗚呼！紙短情長，神馳心碎。伏望諸惟珍攝，善保守金；薄命烟花，勿以爲念！

寄外書

陳雲貞

陳雲貞，清代宦家婦。夫字秋塘，夫被譴戍伊犁，十年不還；雲貞寄遺書給他，報告狀況，計有二千餘字。

憶自風亭分手，彈指十年，遠塞羈愁，空懷歲月，長門幽恨，莫數晨昏。然母親膝前，兒女團圓，尙可寬慰。哥哥隻身孤城，依人作計，誰與爲歡？問煖、噓寒，窺飢，探渴；涼涼，踽踽，未知消受幾許淒其！貞雖不能縮萬里之身，續一夕之好，而離魂斷夢，常繞左右矣。「思君十二，迴腸九折；」豈虛語哉？別來七奉手札，僅復三函，使固罕逢，筆尤難罄；單詞片語，未足慰雙撐盼。

也。前歲五月六日，得一密信，四爺處送書之日，適貞臥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覷破支吾，遮掩得以解紛；不覺冷汗涔涔，二豎頓然告退。伏枕誦讀，欣感交集。少頃母親折書榻畔，笑語貞云：『錦兒脫罪偏隅，歸期可望；來稟頗自愧悔，想已磨折悛改，我今已憐之矣。』是皆哥哥孝思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戊申七月，託勞姓所寄書，備述別後景況。自此五易寒暑，中間情景，大概寄知。新阡樹木成林，圍牆完固，歲時伏臘，瞻拜如常，河水平遭，不相侵害；

可以放懷，母親杖履優游，飲食猶昔；惟痰症時作，精神稍衰耳。親族中概同陌路，大姊夫，大姊姊，雖不甚零落；亦無大照拂。二姊夫已故，二姊姊尙留都下。六妹妹遠在楚省，音問久疎；翼廷大兄，人雖刻薄，但爲母親所倚賴；嗣後書來，總以一味感歎，庶可不失歡心。至負義人今已移居他所，不及提防，萋菲之言，曖昧之事，難免聳惑於哥哥；貞惟忍性堅心，立定脚跟，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牆茨之詩，信與不信，又何敢必？總之瓊女而在，尙可爲解；不幸又於去年八月出疹，

冒風以死！十五年仳離辛苦，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於塋側。猶記沒之前夕，捧貞頰而啼曰：「爹爹離家已久，兒沒後，萬不可寄語及它。」今憶此言，不禁淚如泉湧；何止殘稿遺書，驚心欲碎，零脂剩粉，觸目闌摧耶！丁郎讀書，頗有父風，然恃聰明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咀嚼，詩詞有新詠之句，制藝則剝雜不純；青青子矜，初非閣館中人士也。來書詢其所師，舞勺以前，皆貞口授，經史書詞，略知大義。庚戌仲春，始就楊先生學，捉筆爲文，是秋卽已了篇。嗣後楊先生選教辭去，至今皆

卜權齋訓迪，教法頗嚴；貞亦不敢稍假辭色，課餘之下，仍以詩詞試之，不留餘力；惟母親姑息太甚，殊多窒礙；奈何奈何！貞母於壬秋患病？延至癸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脈，惟貞一綫之存；不料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楚耶？墉弟原非己出，漠不相關，祇知搜索家貲；良可痛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縷絲，一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求典售，而又不忍輕去，徒令侵吞剝削，多致荒廢。房屋歛傾過半，復被負義人據爲己有，折變一空，

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大非昔時景況。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貞亦不輕啓齒；正恐不惟無濟，反遭非笑。馮郭西絕跡多年，間承四妹，霞姑，投以詩物，并詢哥哥消息，情意頗真，些小通融，尙可資助。第恐日久漸疎，難保始終如一耳。而其肫肫懷急之忱，未可負之。前次囑帶瓶口扇套鞋襪筆茶諸物，盡爲負義人賺去；言之恨恨。貞爾來兩餐之外，不能稍自舒展，嫁筭奩具，陸續盡歸質庫。頻年已生之補綴，蓮如之盤纏，丁郎之膏火束脩，瓊女之釵釧鞋脚，在在皆挖

肉補瘡所辦也。况問安侍寢，未敢偶離，怡色柔聲，猶虞獲咎；卽飲食衣服，儉則負嗇客之嫌，費又受奢侈之責，素則云樸陋無色，豔則謂冶容誨淫；非詬誶相加，卽夏楚從事；求有一日之完膚，亦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使兒女家人見之，有何面目！結褵之始，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及十年；一旦梗斷蓬飄，往事不堪回首！簫聲研迹，久已荒疎；縱有屬和之章，不過勉強承命。吟風弄月之句，斷不敢形於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蓮姐自壬夏摘花受逼之後，其志益堅，雨榻風

櫃，寒砧烟火，甘苦與共，形影相隨；此貞今世之綴榴，而哥哥他年之桃葉耳。高魁，顏忠，賀花兒等，祇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其素芝、碧桃輩，鈎深索隱，播弄如簧，尤爲腹心之患。此狂奴故態，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將就，飲以好言，博一時清淨而已。去年四爺遣人自伊犁來。傳遞哥哥敗檢之事，并云：『一年之中，若肯節省，尙可餘二三百金。』幸負義人未將此語上稟，而貞初猶不信也。徐思哥哥性賦疎狂，未展才華，復經大難，一朝失足，萬念俱灰；又有何心矜持名節？且棲身異

域，舉目誰親，日夕花晨，酒闌燈施，呼盧排悶，
擁妓消愁，亦旅人常事；或值多情倩女，知音嫠婦，
彼美憐才，書生結習，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貞
方痛憫不暇，焉敢效妬婦口吻，涉筆規諷耶？惟念
哥哥身非强健，情復憨癡；彼若果以心傾，何妨竟
爲情死；特恐口饒齒蜜，腹劍腸冰，徒耗有用之精
神，反受無窮之魔障；私心自揣，殊爲君憂！况麴
蘖迷心，兼能腹病；樽蒲遊戲，更喪文名；些小儻
來之財，何足爲計？所慮哥哥千金之體，甘自頹
唐；反不若貞之釜蟻餘生，尙知自愛者，何哉？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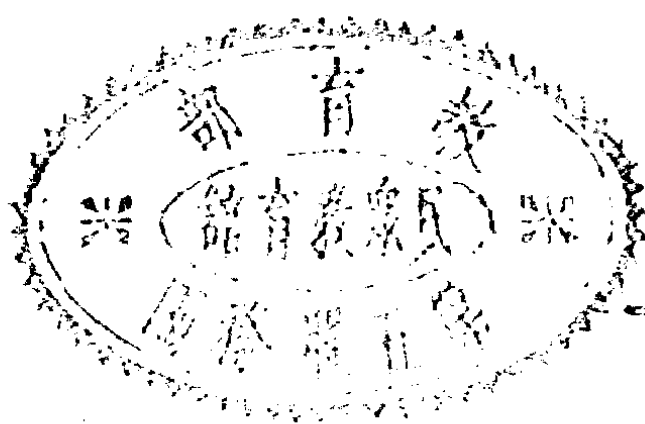
書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此中原委，未得其詳。哥哥既與四爺爲骨肉之交，相依邸舍，便可爲家；何必舍此他圖，別生枝節？況去之未久，旋復歸來；則貞所不能解者。大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過求；未念拜德之前，先思圖報之地；四爺豪俠，人所共稱；但其癡意柔情，殆亦堪憐堪笑。自聞與之莫逆，貞卽探其爲人，乃非上游？然心跡可取，超拔哥哥於苦海中而噓拂之，酌報之機，貞心早爲區畫矣。相隔萬餘里，忽東忽西，萍跡無定，空致魚書，未瞻龐足；

卽有薄褰水資，亦不敢逕行遠寄，恐蹈故轍，轉使空函莫達也。去春有查辦回籍，恩旨惜未能被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期滿，定遇赦歸。諸凡隨遇而安，耐心以守；鸞臺珠浦，我兩人甯終無團圓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一瞬；夢幻泡影，豈能久留！生死兩途，思之已熟。別後况味不減，夜台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難一揮慧劍，超入清涼；奈綠葉如絲，牢牢縛定，不得不留此軀壳，鬼渾排場，冀了一面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年白頭無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雙手交卸；真心不

大快哉！故今者哥哥一日未回，此擔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之便，掩戶挑燈，疾書密寄，淚痕滿紙，神魂遄飛。計書到日，開緘常在黃梅；想哥哥閱之，心與俱酸也。附詩六章，聊以言志，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詩一：搔手雲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可憐遠地頻年夢，幾斷深閨力曲腸！井臼敢云虧婦道，荻丸聊以繼書香；孝慈兩字今無負，卽此猶堪報數行。二：鶯花零落懶褰幃，怕見簾前燕子飛；鏡裏漸斑新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新如寄，一綫餘生

命亦微；強笑恐違慈母命，藥囊偷典嫁時衣。三：
十五嬌兒付水流，綠窗不復喚梳頭，殘脂賸粉盤絲
閣，碎墨零香問字樓；千種淒涼千種恨，一分憔悴
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早休。四：
當時夢裏喚真真，此際迢迢若比鄰，愛寫團圓違字
識，偷佔榮落視花神；那堪失意畸零日，解得關心
屬望人；別有憐才惟一語：「來年消瘦恐傷春！」
五：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歎歎？迷離撲索
隨君夢，顛倒尋求寄妾書；妝閣早經疎筆墨，蕭聲
久已謝庭除；讒言休擾離人耳，猶是堅貞待字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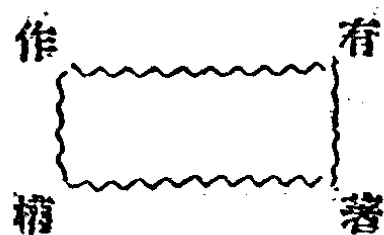
六：未曾蘸墨意先癡，一字剛成血幾絲，淚縱能乾
終有跡，語多難寄反無詞；十年別緒春蠶老，萬里
羈愁塞雁遲；封罷小窗人靜悄，斷烟冷露阿誰知！



◁目錄一第書叢小家作女▷

(編主聖希時)

選曲	選文	選詞	選詩	故事	話童	証札	本劇	創作	短篇	小篇	長篇
還魂記	女作家文選	女作家詞選	女作家詩選	結婚的故事	海鷗童話集	處女的煩惱	愛的犧牲	碎音集	未婚妻的嫁後		
(一冊三角)	(一冊四角)	(一冊四角)	(一冊四角)	(一冊四角)	(一冊四角)	(一冊四角)	(一冊三角)	(二冊四角)	(一冊六角)		
近賢女士	陳婉娥女士	孫佩蔭女士	童紉蘭女士	楊頌先女士	海鷗女士	海鷗女士	玉痕女士	韋月侶女士	韋月侶女士		



女作家文選

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著作者 陳 婉 娥

出版者 女作家小叢書社

發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

82

152744

